

李瑞岐 杨培春等 主编

中华 龙舟 文化 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华龙舟文化研究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政府

合编

主编：李瑞岐 杨培春

吴通发 罗廷华

杨鵠国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贵阳

中华龙舟文化研究

李瑞岐 杨培春 等主编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2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412-0147-2/K·14 定价：4.30元

前　　言

虽然世界上有龙的神话和传说的不只是中国，但是只有中国被称为龙的国家，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几千年来，龙不仅以它的伟美形象活跃在我国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各个方面，而且已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深入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诸多龙文化之中，最活跃、最形象、最普及、最有动感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龙舟文化。龙舟文化储藏于人们的心里，谈吐于人们的口中，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约定着人们的聚散，凝聚着人们的意志，影响着人们的走向，是人们生存和举步的一个真实而神秘的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从事龙舟文化的研究，才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

在诸多龙舟文化的活动场中，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清水江边的苗族龙舟活动，神秘色彩尤为浓厚，习俗风格相当独特。所以它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89年3月，热心于龙舟文化研究的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的张伦笃同志给我写信，建议在施洞镇召开一次研讨会。我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很有必要：它不仅可以通过发挥集体智慧，把龙舟文化的起源、流变、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更重要的是研讨会的行动本身便是一种调动和召唤，它可以使龙舟文化的对象更加广泛，从而引带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弘扬。于是，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1990年6月14——17日（农历庚午年5月22——25日，即施洞龙船节期间），由贵州省民委、黔东南州文化局、黔东南州民委、台江县政府在施洞镇联合召开了中华龙舟文化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

贵州、湖南、广州、江西、浙江、云南、武汉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50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11人），论文47篇。这些论文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各地龙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一批独有见地的论文。这些论文，就是我们这个集子选材的主要源泉。

会议既然是在施洞召开，苗族龙舟文化被当做“麻雀”来重点解剖便是自然的了。而这，也在客观上使这个集子的论文具有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特色。

主持召开一次研讨会和出一本书都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两项工作的筹备中，联合经办的四家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尽了心、出了力，其中的论文组织和作者联络等工作，主要是杨鹤国同志承担的。贵州民族出版社的编辑和副总编辑今旦同志参加了研讨会。此外，也还有许多单位和同行关心和支持我们这次会议和专集的出版。我们在此一并鸣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也比较紧张，选编工作的疏漏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李瑞岐

目 录

前言	李瑞岐	(1)
龙舟与民族意识		
龙与龙精神辨析	李瑞岐	(1)
龙文化与龙舟竞渡	刘秉果	(8)
传统龙舟竞渡的原始宗教文化心理研究	杨鵠国	(19)
漫谈龙舟竞渡的意义	周光武	(33)
民间民族龙舟文化行为的性质属性分析	贾 度	(38)
龙舟探源		
龙舟文化——原始巫术的衍化和嬗变之遗存	杨秀绿	(44)
龙舟竞渡起源新探	陶凤秋	(56)
源于古代农业抗旱斗争过程的文化活动		
——龙舟竞渡的原生文化内涵探幽	秦秀强	(62)
龙舟与祓禊	刘显银	(73)
独木舟与苗族迁徙探析	吴建伟	(81)
施洞龙船节探源	张文生	(88)
龙舟竞渡研究		
略论百越地区竞渡活动的演变	段双印	(99)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在龙舟竞渡中的地位	熊永忠	(109)
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两个龙船节看中华龙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胡朝栋	(115)
清水江龙舟文化特征		
清水江龙舟研究的研究	张伦笃 吴通发	(126)

- 清水江苗族独木舟文化圈初探 孙 霄(137)
清水江龙船文化特征浅论 杨光磊(151)
苗族龙船节三析 李云飞(156)

龙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论当代龙舟运动

- 龙舟运动潜在的忧虑及对策 杨德根(162)
试论苗族龙舟文化的社会功能 邱宗功 雷建云(171)
试谈苗族龙舟竞渡的社会功能 杨茂锐 吴德杰(178)
龙舟文化的时代价值谫论 孙 潮(184)

龙舟活动习俗

- 土家族端午节“双舟”龙船习俗源流考 杨昌鑫(194)
浙江绍兴龙舟文化初探 许燕耿(203)
试论苗族独木舟民俗文化 李玉皓(210)
龙·龙舟·民情 伍小东(222)

龙舟之文艺分析

- 人物御龙帛画的再探讨 游正群 张伦笃(227)
关于施洞苗族龙船节来源传说的分析 胡晓东(235)

龙舟文化管理

- 政府行为与龙舟竞渡 罗廷华(243)
建立苗族龙舟博物馆是保护苗族文化的重要措施
..... 吴正光(251)

述 评

历史不会忘记：施洞·龙舟·龙

- 施洞“龙舟文化研讨会”述评 黄叶郎(257)

龙与龙精神辨析

李瑞岐

龙舟节活动的参与者和欣赏者，着眼点是竞渡的龙舟，以及由龙舟的造型、龙的传说联想到的龙。本文想就什么是龙，什么是“龙的传人”和龙精神谈谈自己的拙见。

龙是自然界根本没有的，但又是人们心中活灵活现的动物，这不能不归功于神话与传说的作用。从内蒙古最近出土的玉雕龙证实，我国关于龙的各种神话，大约产生于五千年以前。这当与图腾文化有关：

在《史记·补三皇本纪》里，有炎帝生父是神龙的记载，说炎帝为龙头人身；另一说是人身牛头。《山海经》还有关于蚩尤攻打黄帝，黄帝命令应龙（长翅膀的龙）去应战的记载。应龙当是黄帝部落联盟中一个以应龙为图腾的成员。

卫聚贤所著《古代研究》第三集，从甲骨文中证明禹为夏龙氏族的图腾。这可能是因为大禹治水有功而把他神化为龙。《后汉书·西南夷》传载：“袁牢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木若有所感，因怀妊，十月产男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走，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为父所舐而黯，遂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其后，在晋王嘉《拾遗记》中之神话《苍龙》，又把孔子附会为龙所生：“孔子当生之

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微在之房，因而生夫子。”这些传说，无非是人们神化祖先也即神化自身意识的反映。

与这种以龙神化自身相反，我国早期关于龙的神话多把龙视为替人服役的工具：

1.认为龙是坐骑。相传黄帝的孙子禺疆是北海之神。他人面兽身，两手执青蛇，乘双龙。（清刻本《古今图书集成》：《禺疆神图》）在这里，龙不是神，人才是神；龙只不过是使人神化的衬托。又传说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即湘君和湘夫人两姊妹，一乘龙，一乘马（《楚辞·九歌》）。这同前则神话一样，把龙视为神化役使的牛马。按理分析，依据大禹当时治水的功绩，大禹实在不该是主水的龙，而该是治龙的主，管龙的神，也即龙的实际驾驭者。大禹治水行为，当是“龙的传人”龙精神的根。

2.把龙视为怪兽：如《晋志》载述黄帝模仿动物喊声而行使魔术的传说，“蚩尤氏师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进入汉代，龙已和其他动物一样，为娱乐活动的造型。张衡《西京赋》云：“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簫。”

3.认为龙象征吉祥。传说箫史好吹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箫。后箫史乘龙，弄玉乘凤升天而去。（明刻本《列仙全传》：《箫史》）。这与其说是对龙凤的歌颂，不如说是对箫史、弄玉和睦恩爱的赞美。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龙凤人物帛画，当有龙凤呈祥之意，但它也不过是象征恩爱夫妻的符号。此外，龙也被看做是保护神。如《山海经》里记有古人向龙求雨的活动。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还有舞龙祈雨的记载。这些有关龙传说其实是那种征服自然、统领百兽、向往幸福强烈占有（也包括依赖）欲望的幻化。

我国早期传说中的龙，身体细长，身子象蛇，头部象猪。后来体形逐渐变粗，又加上了爪子；爪子也越来越粗，头上又长出角，嘴上生出了越来越长的须，身上的鳞甲也越来越明亮。龙的

这种发展演变史说明，它是人们以自然界实有的蛇蟠形象为依据大胆想象生发的。后人又以前人的想象为依据，使它更加丰富和完满，直到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龙形象。而这，正是民间文学、民间美术夸张变形表现手法的体现。但是，不管龙的形象怎样演变，“龙性”却始终没有脱离蛇性，也没有脱离龙的创造者们的人性。

一、蛇性：如唐代韦绚《戎幕闲谈》所载《费鸡师》：“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出焉。”唐代裴铏《传奇》所载《五台山池》说：“五台山北台下有龙池约二亩有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亭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覩。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这些传说中的龙，实在不过是对残害众生的蛇蟠的描述。

二、人性：做为人造的神物，龙也具有人的性格，也懂得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在报德的龙中，多为女性。如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所载《李靖》中的夫人就是。李靖打猎迷路，夜宿还原为人住的龙宫。半夜，龙夫人求李靖代替外出未归的龙儿施雨一滴。李靖想，他打猎经常出没此村，得到村人的关心和照顾。眼下该村久旱不雨，“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復惜之。须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李靖万没想到，天上一滴，地上一尺，他原想以解旱报答的那个村，已淹没于两丈深水之下。为此，龙夫人受上司“杖打八十”的重责。“但视其背，血痕满焉。”尽管如此，龙夫人对李靖仍以德报。她说：“郎君是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这样通情达理，宽容大度的龙，简直就是对有较高文化素养和道德规范人杰的描述。唐代李翰《异闻集》中《柳毅》到龙宫传书所遇的龙女，唐代李复

育《续玄怪录》中《刘贯词》为龙子传书所遇赠他“罽宾国榄”的龙女，至今流传在贵州省榕江县的侗族民间故事《丁郎龙女》中出宫嫁给曾经救她一命的农夫的龙女，都是恩恩图报的中国传统女性那种多情、温柔、坚贞、纯朴性格的再现。只不过她们都是以龙的面貌出现而已。

三、龙性： 所谓龙性，乃是蛇性与人性的合一。如唐代《传奇》所载《周邯》，是通过土地之言，劝说打算趁龙睡觉之际去龙宫盗宝的周邯，借以传播龙的威力，展现了龙的性格：“欲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兰。摆地轴。撼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可安保”。又如《王景融》神话讲：王景融把他父亲的灵柩迁移到洛州，“于延道掘着龙窟”后便“旬日而卒”；《韦思恭》神话讲的是王、董两人杀了两条怪蛇，就遭龙报复得“焚荡且尽”。从这几则神话中，可以看出龙有兴风造雨而使“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的龙性；有“掘着龙窟”便“旬日而卒”的蛇（毒）性；也有对于损伤自己的利益就变本加厉施以报复的品格低劣的人性。

由于龙主施水，所以人对它有所寄托；由于龙也害人，所以人对它更有惧怕。后人修庙拜龙，不过是出于三分寄托，七分惧怕而已。所以，尽管早在汉代就有“天子龙生”之说，即把汉高祖刘邦说成是“龙的儿子”，是“真龙天子”；魏晋南北朝时开始用龙做帝王服装、器物上的装饰纹样，以示威严庄重，但是，时至唐代，昭宗皇帝也还没把龙视为祥瑞。《金龙子》神话讲：“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大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卿等各宜尽忠。以体朕怀。”不过他还是出于惧怕之心，同意了百僚的请求，把文德二年改为“龙纪元年”。也许就是从此时起，人们才把皇帝与龙联系在一起。到五代时，在《野人闲话》中又有了《梦青

衣》神话，更加强化了帝龙联系，从而使人们对龙的崇拜升格。这个神话说：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有一个白天，母后梦见一个青衣说，神龙想要出宫居住。母后打算照办，儿子不同意。母后又梦见青衣第二次请求。于是便特建一庙，把神龙迎至新庙归位。而这一天“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大雨滂沱。”有人说“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结果，一年以后便“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龙的威力既然如此之大，帝王之家当然不可等闲视之。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为封建皇帝独占龙威为“君权神授”的宗法专制主义制造舆论，以便在皇宫兴起雕龙塑凤的热潮，使皇宫与龙宫合一，使皇帝与神龙合一所编造的神话。

这些神话以及神话引带的行为的出现并能为人们所接受，除了图腾崇拜遗习以外，主要因为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雨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受旱涝灾害多次打击的人们，总想通过对龙的顶礼膜拜，唤回人们创造它时赋予它的那些恩恩图报的善良人性。而当龙与帝连在一起以后，被蒙骗的人们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龙生”的“真龙天子”身上。岂知，这不仅加大了皇帝的权威，也彻底改变了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使之成了最高权力、地位、财富、智慧和德政的象征。这不仅是一种误会，也是一种悲哀。因为任何一代封建皇帝既不能对劳苦大众以德报德，也不可能为劳苦大众呼风唤雨。

那么，人民究竟喜爱什么样的龙，又是什么样的龙能够展现“龙的传人”的龙精神呢？这除了大禹治水外，便要从与龙传说相应的，人们打造龙船的龙行为着眼分析。

如前所述，我国最早出现的龙传说是把龙当做神化人役使的坐骑。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显示这一役使行为的就是造龙舟。据历史记载，我国最早的龙舟是“鹢首舟”。《淮南子》云：龙舟鹢首。其注曰：鹢水鸟也。画其象著船首，以御水患。很显然，鹢

首龙舟的出现，开始以行为展示了“龙的传人”抗击水患意向的龙精神。其后不久，一种细长的用于缅怀楚国人民敬爱的屈原而为劳动群众竞划的龙舟在楚国出现。传说这种龙舟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首兴起的。在这里，龙舟是人们对代表群众意愿的屈原英灵的告慰，也是向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死活的统治阶级的挑战。这与其说是“图腾崇拜的遗习”，不如说是大禹式先民对征服自然的龙精神的传承和引伸。

在诸多有关龙舟的传说中，最能反映“龙的传人”龙精神者，应算贵州省台江县施洞苗族龙舟节传说。传说大意是：跟着父亲上山砍柴的儿子久保，在江边的路上被恶龙卷进江中的龙洞。为了从恶龙口中救回久保，其父邀集三乡父老共同计议，用猪膀胱装上斗石火草，带上柴刀斧头潜入江中找到龙洞，在火光中救出久保，杀死一龙，吓跑一龙，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胜利。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后，大家又议定把杀死的恶龙砍成三截，给三乡群众分食龙肉。这样的传说，怎能不鼓舞人心，怎能不令人拍手称快？然而，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另一条逃走的龙求饶了：它托梦给胜利者，说，请你们制作芦笙在坡上吹吹，打造龙舟在江上划划，我才晓得何时上天施雨，保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这样，施洞龙舟节诞生了。这里的龙舟，是三根元木挖槽并合而成。船上的健儿们不是坐着，而是站着竞划。这充分显现了“龙的传人”在胜利面前继续积极进取的伟大气概。由此可见，这个龙舟节，是欢庆胜利的节日，是不断进取的节日。这个节日上的龙舟，既没有对龙的蛇性、龙性和低劣人性“三性”的惧怕，也没有对帝龙合一的皇权的畏服。只有人敢胜龙，人能胜龙并驱使龙按人们的意旨为人服役的主体价值意识的直接展现。

我们前面讲过，受图腾文化的影响，在我国人民的心中，龙毕竟还是地上绝无，天上仅有的神，只不过是人格化的神；但人

们并不满足于龙的一般人格化，它还必须按着人们的意愿，适应人民今天尚未达到，明天必须达到的追求心理的需要。这就是苗族先民不仅要救出同类，保护后代，还要骑在龙背上敲锣打鼓，耀武扬威的深刻内涵。苗族人民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龙精神的行为告诉后人：人是龙的主人，“真龙天子”不是神仙皇帝，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里，苗族人民不是通过理想化去把有功于人类的杰出人物进行人而神的创造，就象我们的先民把伏羲、把女娲、把大禹、把老子、孔子、关公、岳飞、孔明神化那样，而是用行为浓描重彩地创造比神龙还神的民族群众。这种大胆地创造，才是“龙的传人”依靠群体战胜自然，求取生存，再造幸福的进取意识，也即炎黄子孙龙精神最完整的本质所在，才是人民群众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弘扬。

数千年来，炎黄子孙不甘于劫难，不甘于贫穷，不甘于外侮，不甘于落后，不畏牺牲，前赴后继，永往直前，都是这种龙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是“龙的传人”龙精神根的延伸。这个根深深扎在龙舟节活动的广阔土壤上，扎在雕造和欣赏各式各样龙形象的人民群众的心里。锄掉烧香、焚纸等杂草，做为凝聚炎黄子孙的龙文化园地，龙舟节弘扬的龙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举步。

〔作者单位：贵州黔东南州文化局〕

龙文化与龙舟竞渡

刘秉果

龙文化的基础是什么？龙的图象是民族的象征？还是帝王的象征？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大清帝国国旗中间是一条龙，清故宫乾清宫前玉陛上雕着龙，天安门前华表上盘着龙，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皇族子弟自称是“龙子龙孙”，龙被封建统治者“垄断”了。但这只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事情，我们认识龙文化必须是全面的，从其历史渊源来认识。

一、图腾遗迹

龙是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的动物实体形象。它具有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蛇的身，兽的四脚。可以说是具备了一部分动物的部分特征。它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想象产生出来的呢？1971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三星他拉地区发掘一件五六千年前的“玉龙”，它的形状简单得多，只是蛇的身体，猪的头部，说明了它的复杂形体并非是一开始就创造出来的，是经过不断的发展补充才形成的。闻一多先生曾对此作过推论和考证，“大概图腾在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于是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民族。”（《伏羲考》）集合了各部分动物特征的龙，是部落团族联合的图腾，凡是参加的部落都保留一部分自己的标记，反映了原始先民联合、平等、互相尊重的观念。

龙是原始社会的遗迹，这在古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证明。《山海经·南山经》中说：“自招摇之山至箕尾之山，凡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皆鸟首而龙身。”这里说的神便是图腾，是鸟首龙身，稍异于后来的马首龙身形象。图腾便是一个部族或团族的祖先，这种遗迹到汉代时候依然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彼越剪发文身，爛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刘向《说苑》）“（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像龙文。”（《后汉书·西南夷传》）刺绘龙纹便是在自己身上绘成龙的形象，象龙子便是表明自己是龙的后代，是龙图腾部族的子孙。这些文献记载表明龙的形象留存是古代龙图腾的遗迹。

二、从图腾到水神

原始部落联合解体了，奴隶主统治代替了部落选举。作为部落联合尊奉的图腾失去了凝聚意义，但是龙的尊严，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未消失，于是龙便从部落图腾变成了社会上的神。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奴隶社会，雨是很重要的，于是龙便被尊奉为雨神。甲骨文中就有向龙神祈祷求雨的卜辞：“丁亥、卜，龙佳若。”（《殷墟书契续编》）雨是农业生产命脉，作为管雨的神，龙的尊严依然还是很显赫的。雨是由云降下的，云是由水生成的，水、云、雨本是一体，其神也应该是一体的。到了春秋战国时候，龙便由雨神而兼任云神、水神了。“蛟龙水中之神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管子·形势篇》）“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合乎阴阳。”（《庄子·天运篇》）“飞龙在天。……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也。”（《周易·乾卦》）龙在神中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在人间的威严也进一步提高，殷代只是向龙祈祷占卜，而到了汉代便有了专门祭祀的仪式。“春旱求雨，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冬以壬癸日为

大黑龙一，长六丈。……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结土为之。”作为求雨祈神必定要有龙的形象，祭祀仪式还有舞龙。“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状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春秋繁露·求雨第七十四》）祭典的庄重，说明了对龙神的崇敬。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经常发生旱灾是不可避免的，而求雨祭龙神便常常举行，由临时塑龙进一步便是有龙的专用庙宇——龙王庙。龙成为独立的神，而龙王庙也是诸神庙宇中最多的庙，龙的神话，龙的故事，便有了最广的传说。

三、从大众化到垄断

神与人的差异是神具有人所不能及的威力，因此人便尊敬它。祭祀它，向它求福。但人只要修行，或吃了仙丹妙药也可以成神，所以人和神又不是那么疏远，高不可攀。古代人尊奉龙神，祭祀龙神，崇拜龙神的威力，但并不认为龙的威严不可侵犯。“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庄子·秋水篇》）勇敢的渔夫都能战败龙。《晏子春秋》还记载齐国的吉治子，潜入水中杀了“龙的九子”之一的鼈。贵州苗族的传说中一个叫保的老人就杀死害人的恶龙。唐代的故事中也有魏征梦中斩龙。残害人民的龙，人是可以加以惩罚的。黄帝是人中之圣，服了仙药之后又成为天上的神，他的由人而神是乘龙而去的，“有龙垂胡鬚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官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天。”（《史记·封禅书》）人能成神便高过于龙，龙只不过是人神之间的一种交通工具而已。

龙的形象虽在求雨时是作为神象供奉的，但是在生活中却可以作各种装饰，“叶公好龙”是刘向《说苑》中写的一个故事，虽是一则寓言，它反映了汉代社会一切物饰上都可以绘有龙的形象。把龙纹刺画身上实际也是一种装饰。《后汉书·舆服志》上记载，龙旗只是皇帝仪仗中众多旗帜中的一种，在皇帝的服饰上